

## 吉林省农安县 939 人控告首恶江泽民

据明慧网统计，从五月到八月十八日为止，吉林省农安县共 939 人（857 个案例）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们通过邮局 EMS 快递、邮政挂号信、网上投递等方式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送交刑事控告状。

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仅仅是因为自己或者家人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就被绑架、抄家、劳教、非法判刑，在非法关押中，被电击、遭受各种酷刑等迫害。被告人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疯狂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政策，给无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到八月二十日为止，明慧网已收到总数逾十五万七千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 高振刚被非法判刑九年、多次遭暴力迫害

高振刚，男，四十四岁，在被告人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里曾被非法拘留一次，劳教一年，并被非法判刑九年，多次遭受暴力迫害。妻子带着一岁半的女儿，生活艰难，并曾两次被非法拘留，最后含冤离世。

他在控告书中讲到：“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农安县公安局和长春市公安局一处，把我绑架到市公安局。零下二十度的天气，警察扒光了我的衣服，绑在老虎凳上，打开窗户刮冷风，并往我的头上浇

水。整个身体冒着气，剧烈抖动，手铐和老虎凳发出哗哗的响声，从晚上九点钟一直持续到早上三点多，期间用电棍电，铁棍打，拳脚，各种酷刑，真是让人都有求死之心。逼问我跟谁接触，认不认识某某某等。因我不回答，第二天晚上又继续迫害，连续三天。

送到长春市铁北看守所时被拒收，因为我整个人的双臂、双腿都是紫黑色，腿脚都肿的人已经无法行走。被收下后又把我砸上镣子又拉上（就是用脚镣把双脚铐上，在用手铐把双手和脚镣铐在一起），整个人就像是一只虾米一样佝偻着，无法脱衣服，无法上厕所，就是小便也要有人给你解裤子，大便要别人帮你擦。而且由于整个四肢都无法动，两天过后，所有的关节就都开始酸痛，痛苦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在看守所期间又被提审、折磨、坐板、强制转化，逼迫放弃信仰。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号，我被送到吉林监狱，在包夹、株连、强迫劳动、强制转化、严管、关小号、酷刑折磨下，度过了九年的牢狱生活。

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间，妻子一人带着已经一岁半的女儿，孤儿寡母的把孩子拉扯大，生活艰难。我妻子也曾两次被非法拘留，这场迫害给我妻子造成巨大的魔难和压力，最后含冤离世。”

### 丈夫被迫害致死 女教师孙士英多次被非法关押

杨树林乡女教师孙士英，五十五岁，从一九九九年至今的十六年里，孙士英及其家人遭受到了被告人江泽民及帮凶的严重迫害，致使家破人亡，居无定所。其丈夫王

启波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开除公职（农村信用社职工），被多次绑架、骚扰、抄家、洗脑迫害，三次拘留，一次劳教，判刑七年，惨遭酷刑迫害后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七岁。孙士英曾被非法拘禁两次，劫持强制洗脑两次，拘留三次，劳教一次，并被非法开除公职至今。

她在控告书中写到：“在洗脑班里被强迫读诽谤大法的报纸，坐水泥地，在校园跑步，晚上不让睡觉，炼“头顶抱轮”到半夜。一九九九年十月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回家后就由学校停发工资，学校专派三名教师换班到我家上班监视我们。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开除公职，不让上班，至今没有正式文件。

二零零三年三月当地派出所警察用工具将我家门锁撬坏强行将我绑架，家被翻得一片狼藉。公安局一警察用橡皮胶棒将我臀部、两腿、两脚打得青紫，又将我铐在后面的两手向前掰。在拘留所里继续提审毒打我，将我头发拽掉，用拖鞋将我抽打倒地。后我绝食绝水抵制迫害，十天被放回。

同年十一月当地派出所又将我绑架，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后又非法加期五天。在劳教所期间被迫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收工后不让睡觉，逼迫汇报思想转变。为强迫我放弃信仰，大队长用皮鞋踢打我，用电棍轮番电我，电了一下午直到电棍没电，叫嚣去别的大队借电棍。一直连续几天后，使我两腿、脚发热、电麻、僵硬、疼痛、上下楼吃力，从此我日渐消瘦，在身体行动艰难的情况下，生产大队长还逼迫我劳动。”（转下页）

## （承上页）父母遭迫害，二个孩子受歧视、退学

伏龙泉乡李秀华，女，五十四岁，修炼法轮功以前患有肺结核、偏头痛、胃病、美尼尔综合症、风湿病等多种病症，修炼后都不药而治。同时，修炼中用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忍”要求自己，不但自己身心受益，也使家庭变得和睦。然而只因坚持信仰李秀华被非法劫持强制洗脑三次、拘留五次、劳教一年。全家因修炼法轮功被迫交罚款及伙食费等近两万元。

她在控告书中讲述自己及家人被迫害的事实：“我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罚款、洗脑班迫害，丈夫也因我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七十五天，在这期间，伏龙泉电视台在拘留所、洗脑班给我录像，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好几天，名誉上搞臭我。

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父母都被非法关押，不但没人照顾，学校还让两个孩子污蔑大法，还受到老师学生的歧视，两个孩子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后来被迫放弃了学业。当地派出所警察去家里非法抄家时，孩子上前阻止被打的脸都肿了。还有一次，我们夫妻俩被悬赏一万元通缉，被迫流离失所。

丈夫曾被劳教两年，我被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期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抽血化验，不服从者就用电棍电。每天还超负荷劳动十四小时以上，糊航空盒、粘蝴蝶，直到解除劳教。母亲、公公、婆婆因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相继含冤离世；丈夫也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开始喝酒，放纵自己。”

## 六十八岁的佟仁华被非法拘留四次，被劳教折磨

佟仁华，男，六十八岁，长春输油公司农安输油站工人。修炼前身患多种疾病，特别严重的有胃病、肩周炎，全身哪都难受。九五年九月学法炼功时间不长，疾病不翼而飞，全身非常轻松。从此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处处都做好人。工作

中不贪不占，主动承担工作，使单位领导和同事都认同大法。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佟仁华被非法拘留四次，被劳教两次，一次因体检不合格被拒收，被以各种名目勒索近万元钱。

他在控告书中讲到：“在拘留所里每天吃发霉的窝头，有泥的菜汤，长绿毛的咸菜。强迫干活挑豆子，被细竹条抽打，戴手铐脚镣等。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与妻子又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非法绑架，第二天被送辽宁阜新看守所，因拒绝报名，被编号为760。关押期间被用单腿蹲、拔眼眉、电棍电、灌食等迫害。被农安县接回后非法劳教一年，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因身体检查出高血压劳教所拒收后放回。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悬挂“法轮大法好”条幅时，又被非法绑架，劳教一年半，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继续迫害。在劳教所时被强行劳动干重活、限制上厕所、洗漱，而用刑事犯人包夹我们，让刑事犯打我们，我被犯人打电炮，恶警打耳光，刑事犯人毫无顾忌的勒索我们的食物。由于我不放弃信仰，劳教所意图将我交给当地六一零非法组织继续迫害，后我被非法加期近两个月。”

## 八旬老太遭受的酷刑

八十二岁的老人郭秀芬女士，曾患有颈椎增生三节、腰椎间盘突出、脑供血不足、低血压、美尼尔综合症等，自九六年喜得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心胸也变得开阔了，生活也没有烦恼了。然而，这位老人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曾被非法绑架过六次，并遭受酷刑逼供。因修炼法轮功，被抢劫的钱物等有十多万元。

郭秀芬老人在控告书中讲到：“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警察在大街上把我强行绑架到公安局。非法关押在铁笼子里三天，遭到坐老虎凳迫害，将我的手背在后面铐上，脚绑在老虎凳的

腿上，前胸用铁棍叉上，一点都动不了，坐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来两个警察对我逼供，我不配合，他们就用我的呢子衣服把我的头包住，不让喘气，时间一长我就休克了。他们就用冰冷的水往我头上浇，把棉裤都浇透了。

第三天把我送到农安看守所，那时我的身体特别不好，四天没吃东西了又吐了一天。晚上又给我戴上黑头套，用车拉到长春刑警一大队刑讯逼供，他们拿来电饭锅的电源线折叠起来，用电插头那面使劲的往我头上打，把电插头都打碎了，蹦了一地。期间警察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找到，一个月后把我放回。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我被农安县和长春两地警察共二十多人绑架，并被抄家。这一次我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个人财产、物品、养老金等共十多万元的钱物全被抢走（现已有部分归还）。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农安警察翻墙强行进屋，又把我家翻个底朝天抢走我的物品，把我绑架到公安局非法提审了一天，送到长春双阳第三看守所时体检不合格被放回。”（待续）



2015年香港“7·1”大游行